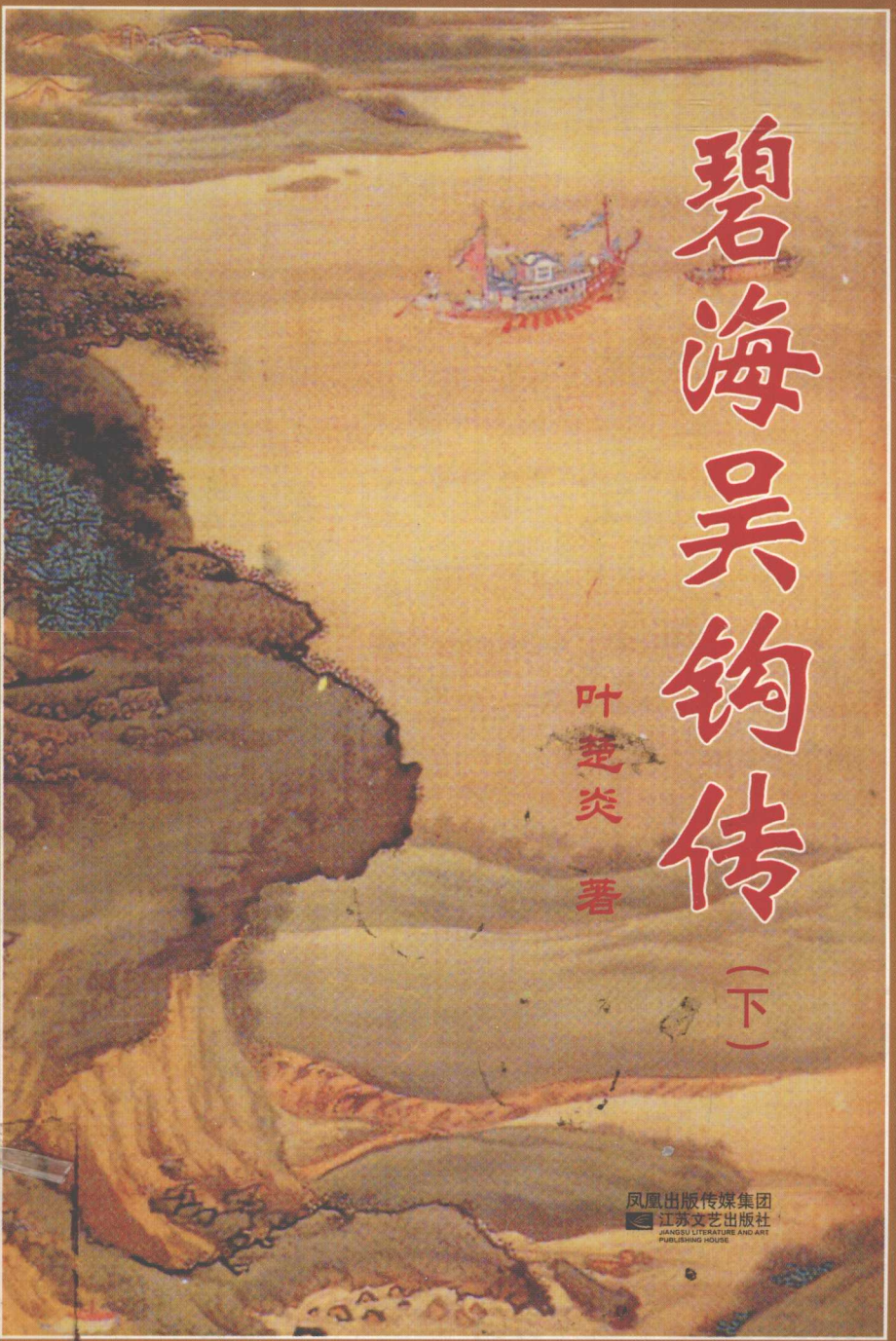




碧海吴钩传

叶楚炎 著

(下)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I247.48/208

叶楚炎 著

碧海吴钩传

(下)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第三十三章

郁积胸中谋虑，慷慨 尊前谈笑，袖手看风云

祁寒见果然来了一条大船，心中也是大喜，便和阿絮、姜大先生摇起手臂来大声呼喊。喊了数声，船上的人似是看见了江中有人，便向这边行了过来。那船行得极快，不一会儿，就已到了近前，落下帆来停住了，又从船上抛下一条绳索来。祁寒让姜大先生先抓住绳索攀上船去，待阿絮上去后，自己这才一手携着陶三，一手抓着绳索上了那船。

一踏上那船，祁寒将陶三放在甲板上，正要开口向船主人道谢，抬头就见三步开外站着一排大汉，俱都肃然站立，沉默不语。祁寒、阿絮心中一凛，心道：“难道又是那彭老生的同党不成？”姜大先生却仰望着那桅杆上面，脸有异色。

祁寒也向那桅杆望去，只见顶上有一面旗子，上面绣着十数个小圆圈，排成一条弯弯曲曲的长蛇形，圈与圈之间又有线连着，若不是那小圆圈数量太多，便有些和那北斗七星的图案相似了。

祁寒正要问姜大先生这是哪家门派的旗号，就听见有人笑了两声，眼前一闪，便有一人转到那排大汉的身前。那人披着件黑色披风，生得尖嘴猴腮，身形瘦小，正是长江十三坞的总舵把子木野狐。

祁寒见了木野狐不禁暗叫一声：“不好！”心道：“怪不得姜大先生面有异色，却是看出这旗子便是长江十三坞的旗号。旁人倒也罢了，偏生当日在天风镖局的船上，他将我的面容看得最是清楚。且不说我与木野狐曾有过节，便是没甚过节，他要向柳聚君请功，也必放不过我。这可真叫才出狼窝，又入虎穴了。”

长江十三坞在九江府另有自己的码头，因而并不和众人一处走。木野狐又因为有件事要和江南六寨的几个头领商议，便耽搁了些工夫，落在了后面。谁知竟遇见了祁寒他们，凑巧救了他们上来。

方才跳入江中时，祁寒头上的斗笠早被江浪打掉了，此时脸上可谓无遮无挡，但木野狐却看也不向他这儿看一眼。只对姜大先生抱拳道：“姜总镖头，今日这般得闲，没事在这江中游水戏耍着玩吗？”

姜大先生抱拳道：“木总舵说笑了。在下乘船途中，陡遇风浪，船小浪急，不慎便倾覆了。也幸亏木总舵路过，这才救了我等的性命，此情此义，姜某没齿不忘。待我们四人平安返回陆上，定当重报木总舵的恩德！”说罢对着木野狐又是深深一揖。

祁寒和阿絮在一边听得明白，都知道姜大先生这话明是谢木野狐救命之情，实是许之以利，求木野狐不要和祁寒为难。祁寒心中感激姜大先生之意，却又忖道：“木野狐是聪明人，必是知道将我拿下送给柳聚君的利处要大得多，姜大先生这番话未必能打得动他。”

木野狐嘿嘿笑道：“姜大先生言重。江湖上施施援手，乃是常有之例，哪能事事图报。我只怕有扰姜总镖头在江中畅游的雅兴，既然没有，便再好不过了。难得姜总镖头赏面子，肯到我这条破船上来，我怎么着也该好好款待才是。”又一挥手，命令身后的大汉道：“来啊，请姜大先生和天风镖局的这几位朋友去舱中换换衣服，好生休息休息。”

姜大先生不知木野狐是何居心，或许他另有所图，但此刻他言语客气，又没有喝出祁寒的名字，反将他认做天风镖局的人，自是不能和他翻脸，便抱拳道：“那便多谢木总舵的美意了。”

木野狐笑道：“有什么美意不美意的，我不过是略尽地主之谊而已。你们且去歇息，待酒菜备好了，我再来请各位入席。”便有一

人走过来，请姜大先生他们下去休息。他们正要随那人去，就听船头忽然有人大声喊道：“总舵把子，江里浮起了一具尸首！”木野狐沉声道：“把他捞起来。”

姜大先生听了此话，心中一紧，忙向船头奔去，祁寒和阿絮也以为是姜浣沅，跟着便跑了过去。走到船头往下望，果然见那江面上有具尸首浮了起来，看身形却不像是姜浣沅，三人这才稍稍舒了口气。船上的人早扔下绳索去，将那具尸首套了起来，又将他拉到船上。姜大先生、祁寒、阿絮借着船上的灯火往那人面上一看，却无不吃了一惊，原来那尸首却是彭老生。

姜大先生料得不错，那船正是彭老生凿通的。彭老生自幼在海岛长大，习得一身好水性，自是不惧江中的风浪。他又原本便是海盗出身，随身带有铁凿，这凿破船只、害人性命、图人钱财一类的事，本就如家常便饭一般。彭老生被阿絮打了一掌，虽受了伤，却无性命之忧。他凿通了船之后，就忍住伤痛在水底伏着，只待船只沉没，姜大先生他们下到水中来时，再一一要他们的性命，以报那一掌之仇。

彭老生在水底等了许久，忽见一人跳入江中，如箭般向前游去，正是阿絮为要引开他这才抢先跳入水中了。彭老生却只以为他们是抢着逃命，便冷笑一声，想要追上前去，先取她性命，再回过头来料理其他人。谁知他在水底伏得久了，一动之下竟牵动伤处，在水中吐出两口血来。

彭老生忙停下手，想运气将那伤势再压一压，但那江水汹涌，毕竟不同寻常，他一面要与那波浪相抗，一面又想着将祁寒他们杀死，心有旁骛，自然运功不精，拖得久了，一时运岔了气，又吐了口血，竟昏了过去，便浮到江面来了。站在船头的长江十三坞的帮众不知就里，以为是具尸体，这才发声呼喊起来。也幸得木野狐下令将他捞起来，若再拖得片刻，便不免被江浪卷走，任他水性再好，也只能成具浮尸了。

姜大先生他们三人自是不知这些，见彭老生躺在甲板上动也不动，只道他已伤重而亡，心中都是一喜。木野狐也走了过来，问姜大先生道：“这人可也是你们天风镖局的？”姜大先生以为彭老生已死，不想多生枝节，便摇头道：“他不是我们天风镖局的人。我们也不认识他。”

这时那将彭老生打捞上来之人伏下身，在他鼻间一探，又抬起头道：“启禀总舵把子，这人还微有些气息，并没有死。”姜大先生听了心中一惊之余便又暗悔：“早知如此，便该将他认做天风镖局的人，待将他带回去后，再废去他的武功便是。只是话已说出，现在却开不得这口了。”

木野狐嘴中轻轻咦了一声，又道：“既然他还没有死，就把他抬到舱中，喂他几口姜汤，等他活过来，再打发他回去。”旁边几人应了一声，把彭老生抬了下去。

木野狐转对姜大先生笑道：“平日我们在江上行船，似这般救人也救得多了。除非到万不得已，我绝不杀人。但江湖上传说起来，却只说木野狐如何心狠手辣、如何杀人如麻，令我白白担了许多骂名。”

姜大先生道：“江湖传言本就不可信。为人怎样，总要见了才清楚，旁人说的话如何能信得！”木野狐道：“姜总镖头信得过在下就好。”便唤过一人来，让他带姜大先生他们下去换衣休息。祁寒将陶三抱起，和阿絮、姜大先生跟着那人去了。那人将他们分别领到三个房间中，自有人送上衣服和茶水来。那衣服都是崭新的，显见得木野狐想得甚是周到。

祁寒换了衣服，又替陶三换上，让他躺在榻上。自己走出房门来，见阿絮已换好衣服，在门外等候了。二人在这番生死死之间走了一遭，只觉彼此间更是亲密，便携住手，相视一笑。又走到姜大先生的房前，敲了敲门。姜大先生在里面道：“进来吧。”两人推门走了进去，见姜大先生也已换了衣服，坐在桌旁，却眉头紧锁，似

有隐忧。

祁寒道：“前辈可是在担心彭老生？”姜大先生道：“彭老生虽然没死，但看这情形，他受的伤也不会轻了，一时半会儿，倒也不用担心他。我担心的是木野狐——”

阿絮道：“姜前辈可是担心木野狐虽然表面上殷勤客气，实际上另有图谋？”姜大先生道：“正是。木野狐为人狡诈，又变化多端，令人难测其意。我不知他这般待我们到底是什么意思。”

祁寒眉头一皱道：“确是有些奇怪，按说以木野狐的眼力，绝不会看不出我是谁。但他却不喝出我的名字，还把我说成是天风镖局的人，倒像有意在手下的帮众面前替我隐瞒一样，这可不是怪事吗？”

姜大先生道：“我担心的也是这点。我在想，他会不会装做认不出你，先稳住我们。待会儿在酒席上，再或是下毒，或是设伏，将我们擒住？”阿絮道：“可木野狐岂会不知道他装做认不出祁寒，会让我们生出戒心？他若这样做，却也太拙了些。”

祁寒道：“还有那彭老生，会不会木野狐认得他，这才有意救他上来，却又做出与他并不相识的样子，好迷惑我们？”姜大先生道：“若这样，我们到这船上可真是身处险境了。”阿絮摇头道：“我看却不像。”

三人如此说了半晌，都猜不出木野狐到底是何用意。姜大先生叹道：“事情至此，也只得走走看了，总之不管木野狐有何用意，我们只多生戒备就是。并且此地终非久留之所，一有机会我们便该向木野狐辞行。”祁寒和阿絮想到不仅要寻韩澈，还要赶去和苦菜、白茶会合，在这儿耽误不得，听了这话，俱都点头称是。

祁寒又想起正好可以向姜大先生打听韩澈的下落，便道：“姜前辈，你下山时可曾见到我那韩师弟？”姜大先生道：“你韩师弟？便是那说你是杀害林大侠的凶手的那个韩澈么？”祁寒道：“就是他。这其中有些误会，一时也难以说清，日后得闲再一一告诉前

辈。我只是想知道现在他到了何处。”

姜大先生道：“韩澈……”略一思忖又道：“我下山时并没有看见他，只是在山上时，看见他和鄱阳王家的掌门王昔在一处，说得甚是投机，你若要寻他，不妨去找鄱阳王家打听打听。”

祁寒暗道：“既然有王昔和韩师弟在一处，柳聚君想对韩师弟下手，便没那么容易了。是了，定是那日武林大会上，王昔如姜大先生一般闷不吭声，却将事情看得清楚，也识出了柳聚君的图谋，这才想方设法和韩师弟结交，好保护韩师弟，让柳聚君不得下手。”想到这儿，便放下心来。

正说着话，忽听到旁边祁寒的房间那儿传来一声轻响，三人惟恐陶三在那儿有失，忙起身去查看。待进了那房间，见陶三仰面躺在榻上，双目圆睁，只是不动弹。祁寒以为他遭了毒手，紧上前两步，往他身上看去，除了那臂伤外，却见不到什么伤处。姜大先生走过去，替他搭了搭脉，又唤道：“陶三！”

陶三听见有人唤他，眼珠这才稍微转了转，看见姜大先生他们来，道：“总镖头，你没有事吗？这太好了……祁少侠！怎么是你！是你救了我们？……大小姐……大小姐呢？”

姜大先生神情一黯，又不想他太过难受，便勉强笑道：“陶三，你不要乱想了，安心养伤要紧。”陶三木然道：“伤……伤……我的膀子……膀子……”

姜大先生喉间一阵哽咽，却依旧安慰他道：“人生在世重要的是不坠了志气，便是少一条臂膀，只要志气还在，便仍是条汉子。自古以来江湖上以独臂却练成好武功的英雄也不在少数了，只要你想学，我便陪你走尽名山大川，遍访名师，终有扬名江湖的机会。”

陶三道：“我不要练什么好武功，也不要扬名江湖，我只要……”说到这儿，忍不住泣道：“我只要在天风镖局做一名趟子手，只是如今断了一臂，怕是做不得了。”姜大先生听了这话也泣

道：“只要你肯，不要说趟子手，便是镖师、总镖头，你也做得！”

祁寒和阿絮在一旁听了，也是心中酸楚，祁寒道：“陶三哥……”正待也开解他两句，就听门口有人恭声道：“酒席已经备好了，总舵把子有请四位！”姜大先生回身道：“我们知道了。”陶三道：“总镖头，你们有什么事要做便去吧，我想一人在这儿躺躺。”

姜大先生怕他一时想不开，寻了短见，便道：“还是大家一起去好些。”祁寒也道：“正是！既然请的是我们四人，我们理应一起去。”

陶三知道他们的意思，便笑了一笑，道：“我陶三虽不是什么顶天立地的英雄，却也不至于动不动便寻死觅活了。总镖头、祁少侠你们尽管放心就是。”姜大先生和祁寒、阿絮见他这样说了，只得作罢，便嘱咐他好生休息，出了房门，跟着前来传话的那人去了。

那人领着姜大先生他们三人来到前厅，里面早备下了一桌酒菜，木野狐也已在那厅中等候，见他们来了，便招呼他们入座。待四人坐定，木野狐道：“船上带的东西本就不多，仓促间更是弄不出什么好酒菜来。不过是薄酒一壶和些江上的鱼鲜，简慢之处，还请姜总镖头担待。”

姜大先生道：“如此丰盛，哪有半点简慢之处！木总舵也太客气了。”木野狐拿起酒壶来，替他们每人斟了一杯酒，又将自己面前的酒杯斟满，举杯向姜大先生道：“我慕姜总镖头之名已久，只是从没有和姜总镖头有这样把酒言欢的机会，今日终可以一偿所愿，真是快哉！姜总镖头，请！”

姜大先生怕他在酒中做了手脚，便歉然一笑，道：“木总舵盛情如此，姜某本应舍命相陪才是，但不瞒木总舵说，在庐山时，在下腿上中了一支毒箭，眼下毒性还未去尽，因而暂不能饮酒。情非得已，还望木总舵包涵。”

木野狐听了也不着恼，反笑道：“既是中了毒箭，自是不能饮酒。”又指着祁寒和阿絮问姜大先生道：“不知这两位朋友可饮得？”

姜大先生道：“我们天风镖局有个规矩，出外走镖一律不得饮酒，以免误事。”

木野狐道：“可这次并非出来走镖啊。”姜大先生道：“的确不是走镖。但自有了这规矩，为了平日行镖方便，我们天风镖局的弟兄十之八九都把酒瘾断了。他们两个恰恰都是不饮酒的。木总舵若要对饮，或是等我腿伤痊愈了，或是日后我带两个会喝酒的弟兄，再来相陪就是。”

木野狐笑道：“这笔账我可记下了。但我只听说有欠钱账的，却没听说有欠酒账的，今日也算开了眼界——既如此，我也只好一人独饮了。”说着把自己杯中的酒一饮而尽，道声：“失礼！”将姜大先生祁寒阿絮面前的酒杯也拿了过来，把里面的酒都喝了，又笑道：“虽是薄酒，但酿来不易，也不能浪费了。”

姜大先生知木野狐此举是为了表明酒中并未下毒，心中却越发警觉起来，暗道：“他既没有在酒中下毒，若有什么企图，必然有更厉害的法子，我们可得小心应付了。”

只听木野狐道：“酒喝不得，菜总能吃得。”又说了声“请！”，便拿起筷子来，自顾自每样菜都尝了一口，又自语道：“今天的厨子是怎么回事：这‘醉翁鱼卷’好像炸得过了些；‘芙蓉蟹黄’鲜则鲜矣，嫩则未必；‘桃花鳊鱼’似乎还未入味；这‘琴鱼鸡汤’倒是不错，就可惜中间的鸡丝炒得略欠些火候……”

如此评点了一番，抬起头，似是这才发现姜大先生他们还未动筷子，便笑道：“瞧我这主人当的，客人还未吃，自己倒先吃了个不亦乐乎。来来来，请请请！”

姜大先生见他如此，知道要再推脱，未免太着痕迹，若惹得他恼起来，总不大好。便拿起筷子来，祁寒阿絮也只得跟着略尝了两样菜。木野狐见他们只是浅尝辄止，也只微微一笑，并不勉强。

木野狐又道：“不知姜总镖头要到何处去？可要用船送你们一程？”姜大先生道：“若非木总舵说起，在下也不好意思辞行。我

等叨扰已多，不便再麻烦木总舵。有劳木总舵将我们送到岸上，我们自行赶路去就是。”

木野狐想了一想，道：“如此也使得，只是太慢待诸位了——等吃完了饭，我们便靠岸，送你们上岸去。”姜大先生原本只怕木野狐要以百般借口将他们留在船上，不放他们上岸，见木野狐答应得这样爽快，心中暗喜，道：“那便多谢木总舵了。”

两人又说了会儿闲话，木野狐忽然道：“姜总镖头可曾听到一件事情？”姜大先生道：“不知是什么事情？”木野狐道：“昨日一早，在那庐山上，柳盟主收到一份重礼。”姜大先生心中一颤，面上却无异样，沉声道：“哦？这我倒没听说过，到底是怎样一份重礼？”

木野狐盯在姜总镖头的面上看了片刻，方道：“是一张藏宝图。”“藏宝图”这三个字落在耳中，姜大先生、祁寒和阿絮的心都猛地收紧了。

姜大先生却仍是不动声色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又是一张藏宝图，只不晓得这一张是不是也是假的。”木野狐道：“是真是假倒也真的难以知道。”

姜大先生知他话中有话，只装做不知，道：“那藏宝图是怎样送到柳盟主手中的？”木野狐道：“是昨日一早守在山口的人收到一个拜匣，说是要将这拜匣送给他们领头之人。他们不敢做主，便发出啸声招呼柳盟主过去。柳盟主过去之后，打开拜匣，便见里面放着张藏宝图。”

祁寒听了心道：“昨日一早在金竹坪，柳聚君听到远处有啸声，便赶了过去，想必为的就是这事了。”姜大先生也颌首道：“那啸声我也听到了，却原来为的是这事——送拜匣的是什么人？”

木野狐道：“那人一放下拜匣便飘然而去了。据守在山口的那些人说，那人长得平平常常，打扮得如个普通的商贾，也不知是什么来路。”姜大先生道：“那柳盟主拿到藏宝图又怎样处置了？”

木野狐道：“柳盟主拿到藏宝图后，便召集我们江南六寨的头

领商议该如何处置。朱寨主只说必是假的；王掌门闭口不言；清泉说要拿送拜匣的人捉到，严刑拷问后再做定夺；我和岳大当家的却主张不管是真是假，先不要声张，且派人去探探再说。”

姜大先生道：“那柳盟主是何意思？”木野狐道：“柳盟主吗？嘿嘿，他说眼下抗倭，正急需钱财，若这藏宝图是真的，就可大解燃眉之急了。他便也赞同我和岳大当家的意思，先着人去探探再说。我们六人，便每人拨了些得力属下——我派的是蒋氏双雄，领了几个弟兄，合在一处，照着那藏宝图寻去了。”

姜大先生听了这话，寻思片刻方道：“此事这样重大，又颇机密，木总舵似是不应告诉在下。”木野狐面上一肃，道：“我早说过，对姜总镖头慕名已久，姜总镖头的为人我信得过，说出来自然无妨——我只是有一事不明，想请教姜总镖头，这藏宝图可是姜大先生着人送过去的？”

姜大先生早已料到木野狐怀疑那藏宝图与他有关，说了这些，不过是想问这句话而已，便也一整面容，正色道：“此事与姜某无关，我毫不知情。”

木野狐又盯着他看了半晌，方道：“好！你说无关便无关，我信得过你。”面容接又缓了下来，笑道：“不说这些了，还是吃菜要紧，莫要让菜冷了。”

木野狐正招呼三人吃菜，门外有名长江十三坞的帮众道：“启禀总舵把子。”木野狐道：“什么事？”那帮众道：“方才我们在江中救起的那人已经醒转过来了。”姜大先生、祁寒和阿絮听到彭老生这么快便醒转过来，都怕他再起什么波折，心中暗暗担忧。

木野狐一皱眉，道：“既然他已醒过来，给他些食物、盘缠，待会儿船靠岸了，打发他上岸去就是。来禀告我作什么！”那人道：“可是那人说，要亲自向总舵把子叩谢救命之恩。”木野狐道：“你告诉他，说我正在会客，无暇见他。我又不是什么青天大老爷，这谢不谢恩的也可免了。”

正说到这儿，就听彭老生的声音道：“木总舵虽然不是青天大老爷，但救命之情，恩同再造，不来谢过一声，让在下如何安心呢？”说话间，只见人影一闪，彭老生已站在了厅里。门外那帮众不由惊道：“让……让你在房里等候，我来替你向总舵把子通禀，你……你怎么自己跑过来了？”彭老生身形一闪之间，木野狐已看出他武功了得，便对那帮众道：“此事交给我，你下去吧。”那人应声退了下去。

彭老生眼睛一转，见姜大先生祁寒阿絮正围坐在桌旁，便冷笑道：“原来你们都没死，还做了木总舵的座上之宾，这可真是好极了！”

木野狐眼睛一眯，道：“你是何人？”彭老生一抱拳道：“在下沈澎，乃是断云岭柳盟主的手下。”木野狐道：“柳盟主的手下——那也不是外人了。只是你为何竟会落入江中？”

彭老生道：“小老儿奉柳盟主之命，前来捉拿一人，一路乘船追来，却不慎中了这人的诡计，这才落入江中。也幸得木总舵相救，不然早已性命不保。”

木野狐道：“不知你要捉拿的是什么人？”彭老生道：“柳盟主让在下捉拿的人，此刻正在这厅中。”木野狐道：“哦？是谁？”

彭老生一指祁寒道：“便是这为武功秘籍，杀害自己师伯的武林公敌祁寒了！武林大会后，柳盟主命令群雄搜山，所为的也正是此人——前日在武林大会上，他也露过面来，想是木总舵那时没看清楚，这才没认出这江湖中人人都欲诛之而后快的恶贼！”

姜大先生祁寒阿絮只道木野狐定有什么异图，这才装做不识祁寒，如今被彭老生一语喝破，再也装不下去了，便以为他立时就要变脸，不禁都站了起来。

谁知木野狐听了彭老生之话，却仰天笑了两声，又对彭老生道：“不是我没看清楚，而是你没看清楚。你且看仔细了：这位是天风镖局的总镖头姜大先生，这位是姜总镖头的千金姜浣沅姜姑娘，

至于这位吗——”木野狐指着祁寒，顿了一顿，才道：“是姜总镖头的高徒，人称‘蜀中独秀’的沈云天沈少侠——和沈兄你恰是本家，可不是什么祁寒了！”

这番话说出口，姜大先生祁寒阿絮都是大感惊诧，彭老生更是瞠目结舌，说不出话来。木野狐道：“沈兄为了柳盟主之事不惜亲身履险，舍生忘死，其义可嘉。只是眼光差了些，误将冯京做马凉了。”

彭老生道：“可……”木野狐不待他说出话来，又笑道：“既然是场误会，大家又都是武林同道，便一起入席来吧。姜大先生他们三位都不能喝酒，我一人饮酒，未免无聊。就请沈兄来与我同饮一场，也算是替沈兄压惊了。”

彭老生不知木野狐是何意，怕中了他的计，自是不肯在此饮酒，便拱手道：“既然木总舵说不是祁寒，那多半就是小老儿看错了。在下原只为谢恩而来，有扰四位的雅兴已是不该，何敢再行叨扰！那便告辞了。”

木野狐道：“既然沈兄不愿，那就算了。沈兄且到房中歇息，我立刻便命人再备一桌酒席给沈兄送去，也算是谢我照顾不周之罪。”彭老生淡淡道：“那便多谢木总舵了！”木野狐唤上一人来，吩咐了他几句，那人自领着彭老生下去。彭老生走到门口，却又回过脸来，恶狠狠朝祁寒瞪了一眼，这才转身走了。

木野狐见彭老生走了，向姜大先生他们笑道：“你们站起来做甚，坐下坐下，一场误会罢了，不去管他，我们且说我们的话。”姜大先生见木野狐这般应付彭老生，心中明白了七八分，便坐了下来。祁寒和阿絮见姜大先生坐下，也落了座。

木野狐又道：“这酒菜都冷了，都吃不得，我再让他们备一桌来。”姜大先生却道：“不忙——木总舵，我有一事，不知该不该说。”木野狐笑道：“我说过我又不是什么青天大老爷，你我又一见如故，有什么该不该说的，但说就是。”

姜大先生道：“我见这沈澎的形貌，忽然想起一个人来。”木野狐道：“哦？什么人？”姜大先生道：“木总舵可曾听说过：倭寇头领老船主的手下有个瀛洲分舵，其舵主名唤彭老生？”木野狐颌首道：“我也略有耳闻。”

姜大先生道：“我曾多方打听这彭老生的相貌如何，方才那沈澎的模样正和彭老生无二，并且‘沈澎’二字，掉转过来，中间加一‘老’字，便是‘彭老生’了。此沈澎必是彭老生无疑。”

祁寒和阿絮听了这话，都知姜大先生有意将彭老生的底细透露给木野狐，是要借木野狐之手将彭老生除去，便都向木野狐看去。

木野狐听了这话，忽又仰天笑道：“今天不知是怎么了，好像大家的眼神都不太好使：不是将沈云天当作了祁寒，便是把沈澎看成了彭老生，真是怪事！”姜大先生一愣，道：“木总舵为何说我看错了？”

木野狐道：“姜总镖头先前也说过道听途说，绝不可信，为何竟也会把听来的传言当成实情了？实不相瞒，那彭老生的模样我却在一个极偶然的机会亲眼见过，是一个五大三粗的中年汉子，绝不是方才沈澎那般模样。旁人只道此人名唤‘老生’，必是有些上了年纪，故而多有附会。但他自应是从小就是这个名字，却不是年纪大才叫‘老生’了。难道该是他幼时叫‘小生’，长大了叫‘中生’，年老了叫‘老生’不成？”

姜大先生听了这话便也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木总舵说得是，定是在下误听了谣言。只要不是便好。不然要是此人明明是倭寇，却又自称是柳盟主的手下，事情便复杂至极了。”

姜大先生此话本是想稍稍点一下木野狐，木野狐听了却并没有什么反应，只笑道：“幸好不是！幸好不是！”

姜大先生微一思忖，又道：“若这沈澎不是彭老生，就应如他所说是柳盟主的手下。但愿他回去之后，不要搬弄是非，怕只怕柳

盟主听信了他的话，真的以为在木总舵船上和木总舵同席的不是云天，而是那祁寒，那便糟糕得紧了。”

木野狐听了这话，面上肌肉不自觉地一抖，却又笑道：“柳盟主谋略过人，自不会相信这等话。”姜大先生也笑道：“那便再好不过了。”

姜大先生见话已说得差不多了，便起身道：“今日打扰已久，也该告辞了。还请木总舵送我们到岸上去。”木野狐叹道：“姜总镖头执意要走，我自是不好再行挽留。只是难得说得这样投机，兴未尽，宴已散，真是憾事。但来日方长，自不愁没有再见面的机会——你们先去房中略歇一歇，我这便让人将船往岸边靠去。”

姜大先生向木野狐谢过，便和祁寒阿絮走出厅门。自有人领路带着他们回房中去了。三人先到祁寒房间，见陶三睡了过去，知他失血之后，极易疲倦，便也不喊醒他。又到了姜大先生的房间。

三人进了房门，祁寒反身将门掩上，低声道：“这木野狐究竟是什么意思，他为何要替我在彭老生面前遮掩，又如何说那彭老生不是彭老生了？”

姜大先生一笑，道：“这正是木野狐的狡诈处了。”祁寒一愣，道：“这话怎么说？”

姜大先生道：“他不过是两不相帮罢了。他若在彭老生面前说你就是祁寒，或是说沈澎就是彭老生，势必立即便要做出选择，是帮我们，还是帮彭老生。他若帮我们，便是与柳聚君为敌，这他是不肯做的。帮彭老生，他也不愿意，就只能如此了。”祁寒道：“可若他帮彭老生，却似乎并没有什么坏处。”

姜大先生道：“如何没有坏处！我问你，当日在武林大会上，都说你是杀害林大侠的凶手，为何却没有人上来杀你？便是柳聚君也没有动手，只给你把匕首，让你自己了断？”祁寒茫然摇头道：“我也不知是何原因。”

姜大先生道：“那是因为你父亲。祁雁声祁大侠是北方武林的

盟主，赫赫声名，旁人自是不敢小视。谁又有这么大的胆子，敢当众对你下手？”祁寒苦笑道：“想不到我却要仗着我爹的声名才能立足江湖。”

姜大先生道：“这也不尽然，你若为非作歹，危害武林，别说你爹绝不护短，便是个极护短的人，怕也是护不住你。”祁寒道：“那木野狐有意替我遮掩，也是因为我爹？”

姜大先生道：“正是如此。依我看来，他固然怕杀了你，会惹恼你爹，更是因为，他看出了柳聚君有不可告人的企图——”说到这里，又对祁寒道：“我这还没有告诉你。”祁寒道：“这些阿絮和我也看出了，其中有些详情，待上了岸，再说与前辈听。”

姜大先生道：“你们知道就好——木野狐知道凭他一己之力，绝不是柳聚君的对手。他要自保，就必须多拉些帮手。他曲意与我结交，就是此意了。而令尊自然更是他想结交的。他不揭穿你的面目，还替你在彭老生面前遮掩，为的都是此了。”

祁寒听了叹道：“木野狐果然狡诈。”姜大先生道：“木野狐虽然狡诈，还是为了自保，最多也是贪利而已，却无多少害人之心。那彭老生才是如蛇蝎般毒辣了。我看他临走时，向你望了一眼，显见得不会善罢甘休了，你自己要小心才好。”

祁寒道：“我自省得——只是前辈对木野狐所说的话竟没有打动他，否则要是木野狐在这船上就出手将他除去，便省事多了。”

姜大先生道：“我那话也不见得就没有用了。怎么说，木野狐也得在心里嘀咕一番。”说着又一皱眉道：“我现在却在想那藏宝图的事，哪里又冒出了一张藏宝图呢？”

祁寒道：“我也为此事纳闷不已，那张地图前辈已着人送到张经张大人那去了，怎么又有一张藏宝图了！难道这其中就有诈不成！阿絮，你说呢——”

扭头一看，却见阿絮坐在桌旁托腮凝思，并没有听见他们在说什么，便又道：“阿絮！”阿絮这才惊觉，道：“你们在说什么？”